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子遺書卷八下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玢

高子遺書卷八下

明　高攀龍　撰

書

與許同生父母

前奉教造荒册之法甚美顧荒之與饑自是兩事荒者田而饑者民勘荒可一覽而百畝千畝審饑則一日止三村四村必急乘此風和日暖之候了審饑一事則飢民可計數而知賑糴可相時而發耳夫賑饑不難於饑

者必賑而難於賑者必饑賑者未必饑則饑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窮之冐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輾轉弊竇民受實惠喫緊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文簿先就興道鄉四河口為始葢以此鄉為最低最饑且搢紳則有葉玄室兄之賢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票式及簿式呈覽幸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圩則可一舉兩得待荒册造成行之未遲也

與林平華父母

敝邑解運之役民間最為重累近易官解百年疾苦一朝去之但當時原議每百里盤纏二兩益念差役道路防閑之苦經過衙門使費之累故稍優之於時當事者以為太饒每百里減去八錢自遵行以來則快手之累又不減於民真有賣屋賣妻猶不能償債者近呈道尊蒙許亟行伏乞老公祖即為一申復其原議百里二兩之額庶幾民間衆擎易舉出者不以為厲差役見利忘

勞行者不以為苦而此法可埀永久矣

與林平華父母二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徼寵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弘施煌煌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鄙衷尚有不能嘿嘿而安者昔聞邑先達文莊邵二泉先生嘗建尚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屬補菴先生重行改葺矣竝不聞上煩公爺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

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諸衿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具在龍等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儷來於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脩也乃龍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為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庶幾翕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

為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靦顔非格之賜以致屢非其據貽誚伐檀懇乞特賜鑒裁轉達於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鏤刻有百倍於恒情者矣

答湯賓齋

弟觀自古聖人參贊化育只有扶陽抑陰四字謂之扶抑畢竟特有低昂特有低昂畢竟衆人不識故衆人不識處正君子苦心獨運處也台丈云不著一邊豈不為

持平極則弟猶恐著一己意思為不著之著不若廓然只聽之通國正人公論為著而不著也

荅段紉然一

今上御極以來江陵煽虐以後未有如婁江之邪毒者一切否局皆其所造廿年蝕蠹一揭鴟張而台丈於襟然羣枉獨獲大首自此誠宜提綱挈要相候乘時凡天下之事去其太甚則人心胥服求之已甚則人心胥疑匪特為小人之藉亦恐為小人所乘矣

答段幻然二

台丈云斷粗慾易斷細慾難誠然誠然然學人難於不見道耳台丈見道既久只收拾精神復於未發乃為著實若放空擴去猶未帖帖把住放去二者之病知丈所不蹈也二者幾微之異試參之

與段幻然三

知道體去歲頗有微恙台丈星度年來未佳慎之慎之世事如此正論之伸無日然諸人舉動又豈可久可大

者乎吾輩苟志於道此等事如陰晴遞變何足道哉道之行也樂而憂何者兼善難也道之廢也憂而樂何者獨善易也今日衡泌之樂諸公貽之彼以為足以困我安知我輩實以為德與

與段幻然四

弟以出山故為世不容老父母不出山亦復不容何耶然有口如簧不能易異代之白黑有衆如林不能亂上帝之視聽他又何足計乎雖黨禍未知底止暫得閒身

儘作靜功吾性中却無門戶天爵自貴廣居自富在人自領受耳溆鄉去年大水今年大旱人害天災一時并集非此學真難過日也楊大老得生還弟死無恨諸無足言者

與徐十洲一

台丈在鹺司諸人密伺弟謂鹺事當重於惠商而輕於稽弊商之弊即上之惠方便之弊與耗蠹之弊不同也又聞有二上舍常持台丈手書騙人與人刻期曰某日

當有其橵下矣幸其言多不讎人之疑信尚半乞為一

密察焉

答徐十洲侍御二

救競以恬救囂以静吾輩宜以身先之弟於東林只為

乾之惕坤之括大會亦不舉只與同邑同心默默做小

學生規行矩步事時事非海内一二知己竝不吐一字

同遊中歧路者只與論學不與論事如是而已

答徐十洲三

台文到彼且當善藏丈夫舉事據吾真心所發締觀羣心所同如雲興雨作有自然之機難以前擬今未見有最勝義也

荅劉石閭中丞

翁臺撫浙可謂大雅明哲矣而不免世忌以是知志於道者必不諧於俗然諧於俗者豈志於道者哉世之所忌者道耳以學道得彈射譬之以明珠彈人受彈者得珠矣浙之賢者湖州朱平涵長興丁慎所山陰劉念臺

平涵曠懷穆穆愼所正氣浩浩念臺清風凜凜又嘉善吳澗齋今之黄叔度也四君一時首出千古名流翁臺地方人才當精意表揚翁臺足以重諸公諸公足以重翁臺弟之敢於及此夷門監所以重公子而報其虛左之意也人生富貴在天道德在已現前一舉一動皆自道自成知大君子見之審矣

答耿華平中丞

两浙名邦以翁臺名賢撫之人地交重浙有三大功臣

有三賢太宰聲震宇内自三閣臣相繼今復三閣臣竝起一何盛耶人言天地之中古在洛今在越或其然與不知受天地之中而能養之以福者歸之何人而可與三功臣三太宰相光映也丁儀部慎所劉光禄念臺魏黄門廓園吳儀司遽菴皆如金如玉不倚不流得翁臺正人當路而後諸賢始無戒心民之疾苦庶幾有聞於翁臺者乎此即不肖弟芹曝之獻矣

荅楊大洪父母一

清芬遠播實足洗滌塵宇則功化豈在百里間耶鄧按臺好惡極正保撫臺一疏似累而實非累叅福唐一疏似非累而實累大要舉事必於人心同然苟其同然即有不同不足恤苟非同然即有同者不足恃也而察於同然處須是一念不從軀殼上起乃得之耳以台臺之明因物察則如此等處儘堪著眼也信筆及之以當抵掌

與楊大洪二

向見考選報深慶世間有真是非朝廷得真人品天理之終不可絶如此夫乃裘葛再易不敢一字通問者時義然也攀龍遭此世界甚得便宜何者一味株守乃安樂法一味氷兢乃補救法二法足以卒歲矣惟是山林人一飯兩粥下得腹一頭兩脚貼得席在縣父母而已敝邑姜父母禔躬則氷寒櫱苦宜民則甘雨和風益循良之最也乃以鄉紳鄉飲一事不能以無實無據之事趨時人之局遂失時人之歡若或中傷是父母能使山

林人相忘於江湖而時人能借山林人驅父母於羅網矣自是而後山林人其危矣哉惟台臺念之

與楊大洪中丞三

弟自來心疑老父母之不宜去也而未能決至昨聞聖躬不安中夜徬徨不能合眼因思古所稱社稷臣者決不於自身起見決不於格套起見并不於道理起見去此三見方是真道理始奮然起憬然悟決知老父母萬萬非去之時萬萬無去之理今日乃敢開此口非苟焉

而已也幸高明勿疑聖上視學豈可憲地無人孫老先生未知體中何如老父母與左滄老不容不出矣

與楊大洪四

人世風波所不敢避聖朝雨露所不能勝即精神之衰可知福分之薄為力所不及之事一失脚時悔之無及矣趙師已有書盡言之望老父母垂念只使之趍好住為所全者大也

荅方本菴一

辱教展朱子節要知龍之學以朱子為宗龍何能宗朱子殆有志焉竊以自孔子而來欲尋其緒者必由大學大學以明明德為主以格物為先格物者窮究到天理極至處即至善也此處見得透時更有何事即如台教尋春尋樂皆由一旦豁然後自有此風景耳陽明于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焉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於格物遂認明德為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學實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

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老年伯試體之以為何如便羽乞一語決其是否

答方本菴二

別來知道履萬福今年復得賢郎高發雖善門之慶實吾道之幸也欣慰何量張柏老來接手教提誨備至向有東鄒南翁曰朱陸二脈竝行於世久矣但當論其來龍真結穴真不必問其何方何向也所謂龍穴則老年

伯當下識取本心之謂矣建陽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静信得斯心方信斯語但立教則不可不慎讀論語便見聖人小心其周物之知曲成之仁正在於此故附會失真者其真自在快意下語者語即流禍耳闗中有敝同年馮少墟老年伯曽見其集否其學極正極透與老年伯諸書南北並峙砥柱狂瀾此道不墜賴有此也大集中惟人心惟危一語於同然之心未合近見南遊記中以語大莫載洋洋發育屬惟危語小莫破優優

禮儀屬惟微恐宜再入思慮不可以老年伯之書埀於千古而有一語之不慊也

答周綿貞中丞一

此番入朝深悔出山太宰欲擇匠石之斤一斲漫鼻之堊而所遇者非其人紛紛宜也然亦有踈節焉心非不切延攬力實疲於應酬故各省諸賢氣脉不貫紛紛宜也方欲與相知共挽之而未得會楊大老一疏施拔毒之劑反發腐骨之毒搢紳之禍作矣京師地震兆在斯

乎東南大水隱憂方大賴老公祖在事為民請命攀龍輩亦不敢不竭其力

答周綿貞二

此中司農諸公皆以京邊無餉難於改折鄭玄老之書實語也攀龍謂之曰無餉之空國難言改折矣無米之窮民獨可催徵乎折色雖無米本色并無銀兩者孰利孰害諸公頗語塞俟勘災疏至即可竭力從事矣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與中涓合毒者實由外廷聞聖主知

萬水部死甚悔大好消息也目下為總憲事紛紛龍早自跳出厥不至網羅之羅惟為説甚長未易詳布

四府公啓汪澄翁大司農

竊惟天下之事有益於國而有損於民者權國為重則宜從國有益於民而有損於國者權民為重則宜從民至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則智者不再計而決仁者不宿諾而行矣夫國家當此匱乏之秋畿輔山東川湖雲貴爭祈減賦之日攀龍等何敢復出諸口顧攀龍等所

言與諸方異新征之賦與久逋之賦異酌量加派與請蠲加派異請折本色與請蠲本色異故曰無損於國有益於民也夫久逋帶征徒飽吏胥皁快耳每見官府出一番牌票吏胥得一番牌錢皁快持牌到民間但索牌錢不索逋賦即官府嚴拏欠户欠户亦但出杖錢雇人受杖耳民間費無限之錢國家何曾得錙銖之賦此而不蠲上受虛名民受實禍者也加派之害其害在照畝蕩灘山埓不毛之地原無九釐之額今有九釐之加民

何能堪田上加派静聽皇仁惟蕩灘山埒勢不容緩宜隨各府田糧之則合成田糧一畝始加一畝之派地力既均民不偏苦庶可少捱以俟外患之平此則通融調劑上損不多民悦無疆者也至於改折之款但省民間之浮費不虧國家之正額當此民窮財盡之時正是救焚拯溺之計惟布折少求量免國家毫毛之損實小民丘山之恵若白粳糙粳菉豆稻草四項南糧名曰民解實多為積猾包攬私侵入槖累年拖欠動至幾萬習為

慣常民實無緩徵之利而國則有逋賦之害此江南一大弊藪也年來雖屢歷部督而此弊不去畢竟難清若得竟為改折委官解京既得年年足額一洗宿蠹又可略省水脚充抵別需且各觧常年率攜銀至京賤糴容米上納更有買籌私折者其價甚減何如官折白粳每石七錢糙粳菉豆每石五錢其值正昂此於軍國大有便利與稻草改折尤屬無疑以台臺之明何俟詞之畢乎伏乞毅然主持即賜覆行台臺上為國下為民中亦

造無限陰功所謂寶山之寶也

與李大司農

敝鄉田中一無所出欲其出本色之米并其折色之銀而無之空激萬姓怨恨而已今年照災輕重改折督其明春輕齎而來則可以救明年之急明年回空早兑督其後年先秋而至則可以救後年之急不損國家之賦而大得民心之和此其利害較然知翁臺之仁明不待其詞之繁也

與胡撫臺

吳中重役糧長為甚然常鎮二府原與蘇松不同蘇松官戶之田浮於民戶民戶懼役爭詭入官戶避役者益多受役者益少勢極重而不得不變常鎮民戶之田浮於官戶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上下原自相安向年徐老公祖均蘇松之役并及常鎮澈府自役官戶以來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何者官户受役勢不得不托之親戚家人親戚家人豈能盡體主人之意小户輸糧嘖有

怨讟其勢然也王老公祖以役官戶不若加役米加役米則畝畝出米不必清花詭人人出米不必役官戶官戶多出役米是無役而有役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役而無役也一時傳播萬口稱便令四郡有司倡率獨無錫一縣奉行舉優免不役之田盡出貼役民間以為最公最平之事矣夫搢紳受役而不親供既未便於民隱若出貼役又復受役豈政體之平乎乞老公祖念聖主詳細經畫之語畫為百世可久之法令各郡縣約糧長

每年所費多寡加派役米但是役米既行之處即免官户之役役米處處得行則糧長處處無累官户處處得免則小户處處無累亦賴之澤也編審在即具呈上懇

與秦華玉

行時勞費親丈者至矣是日為團圞之樂又為離别之悲惟江流浩浩漠然無情自有江流以來不知見幾人喜幾人悲而浩浩者萬古如斯有情之人不能如無情之物多矣弟此番入都大非昔年光景爽鳩之署素號

白雲清淡安閒甚宜衰朽第權璫盤踞強敵伏戎水旱幾徧南北稱亂無間軍民念之殆無事不憂不能以優游為樂荒事在此力爭錙折錙或不能改折可望幸大司農先與往來此公與論理不得一味恐懼以禍福尚有可入也

答陳筠塘一

令公恣意實從來所無大抵天下熱腸人應作天下喫虧人然頗年丈百受人虧不可使熱腸變冷吾輩在世

寧有幾多時百年喫虧人自是千古便宜人也

與筠塘二

今之罡煞不可窮治籍其首於官龥之使攝其徒黨有事便可用之年文在鄉有鄉之風波弟在朝有朝之風波大抵衰世熱腸之人無地非風波也

與筠塘三

都中景象全非壬戌年氣色中官橫行搢紳之禍未知底止弟謂外庭法用正直内閣法用和婉既未能拔其

毒且須殺其毒内閣挾外庭之攻勸其勿侵外權多作好事以收人心故外庭不宜以内閣之和婉而謂其通内内閣不宜以外庭之直攻而謂其聒激乃為相成今頗相反弟以空言維之又何救焉朱平老一疏大為君子吐氣年丈十五年不申之是非今日始申世人皆以為善者未必得福為惡者未必得禍只是眼孔小也

與筠塘四

今四海困窮岌岌矣弟在此只以安民為主訪循良吏

表之貪酷吏除之葢此衙門終日與廵方者相通而都下五方襍處訪賢否反易於廵方之欲得諸監司者若訪之果確使廵方者糾核無誤民生猶可安也弟又為條教列州縣之事刋布書册而頒之年丈為名守令惜不能縮地一商廵方者另有一禁約押之或可不至大悠弟所為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不知其他矣

與歐陽宜諸一

得穎州之信下邑之民失其所天惘然無措況於弟哉

如老公祖之廉明剛正詢之壽耇咸謂無雙兩年宦轍所歷遂爲㵲郡百世未逢之盛而盛事難逢盛時難再可勝於邑弟之蒙愛更逾尋常欲報之德惟有盡其微誠老公祖兩年於兹庶事盡美獨有兩者未滿人心則貞婦逆奴是矣若老公祖自認爲誤毅然改正斯乃豪傑出格之事不惟兩事得正且一破世俗回頭不認錯之陋豈不快哉古人以陳善爲敬則弟今日之敬莫有大於此者夫吾輩浩然獨往來於天地間者衹此自慊

之心以一日之不自克而貽終身之不慊智勇如老公祖必不其然時哉不可失也弟豈不知成事不説但念公祖去後天下更有何人可開此口知己難逢有懐不盡亦恐自貽終身之不慊也

與歐陽宜諸二

適與園適共榻相商此事共謂事關天理民彝非同細事若不盡言必貽後悔是負公祖也得老公祖在念則默默轉移豈無其會若必認以為二事俱屬茫昧則大

誤君子為政不過因民之好惡民情如此何顯著如之而猶以為茫昧乎若果有茫昧可疑則為時許久何無一人發之而皆為此憤懣不平乎弟輩決非作好惡者違民之情而已公祖居上決不如弟輩聞見之真此正當用朋友之處乃反不用乎夫一貞婦也既汙其名又殺其身又汙其體銜恨九泉何時而已仁人君子不為一伸而作如此兩平乎一奴也妻主之妾子主之子反告其忤逆如此大逆不道而可視為尋常乎

與歐陽宜諸三

知老公祖所苦未得脫然每念及之中懷如緊仲淳醫聖前無古人其處方劑藥皆世人所不曉老公祖第留數日令深察病本然後立方久服慎勿與庸醫參酌易其藥品違其輕重即無疾不可愈也此中同志如昨近以章奏屢及東林未免多事弟輩但以空空遊之彩筆畫空空不染也

公啓吏部留王郡尊

往者歐陽宜諸年凡之守敝郡也郡民皆謂二百年來二千石稱賢者未能或之先一旦奪而敕賴上兵如赤子之失其哺母幸而鍾嵩王年凡繼之一守宜諸約束清正惠和如出一轍於是敝郡之民皆手加額曰幸哉一歐陽去一歐陽來如赤子方號呼其哺母而忽遇之也不謂忽有西安之調郡之父老子弟及搢紳士人惘然曰有守如是即其未至方願選擇而惠吾民況已至乎既滿秩方願再借以究其澤況方來乎若以南北人不

相習則使君已令崇德服習吳中水土庶幾無疾病也若謂才猷宜調繁劇則吾常為財賦之區當南北要衝其地不下西安天子惠念之亦不宜下西安上之既習其俗下之又安其政教無故而奪之何也於是同辭語弟輩曰吾子與使君同年籍而今之司進退百官奉天子嘉惠元元至意為海宇擇良守牧者亦惟吾子之年籍豈可默無一言置桑梓休戚不問耶弟輩無以應故敢連名具書懇祈於台臺伏乞憐父老子弟之至意亟為

別選西安守而終惠鍾嵩於敝郡不勝幸甚父老且將裹糧走兩院走闕下而弟輩先之以此乞台臺委曲圖之如此守乃堪保留如此事乃可公啓

答蔡虛臺

敝郡黎通府在敝邑攝掾僅二十餘日生等所見以聽訟則明以讞獄則敏奸胥無把持之弊小民無伺候之苦至於正弑逆之罪察淫僧之縱雪龔鯉之冤皆通邑所欣呼踴躍以為真民好好之民惡惡之之父母及去

之日搢紳祖道父老扳轅皆歎曰人固貴自立以攝掾
别駕乃得民如此哉則又歎曰人固貴乘時以句日攝
篆乃得民如此哉生等謂此真異才當待以異等伏乞
老公祖特為表章以為懷才抱異不得一第而有以自
樹立者之勸風勵激揚豈小小哉敬以為請

與曽郡尊

潋邑諸文學具呈台臺仰祈即賜申報學院洎道尊為
先祖故黄巖令名材學宫俎豆也先祖以萬歴二十六

年浙中按臺學道祀入名宦移文敝邑彼地祀名宦則此地祀鄉賢例也於時敝邑甲科先輩應舉者多恐至壅滯故未敢并舉今應舉者盡矣始及先祖與秦樂易先生皆乙科也實萬心同然萬口如一倘有疑似即子孫何敢徼非分以啓物議是以害為愛寧直非孝蹈大不孝也攀龍雖愚計不出此伏乞垂察

荅何府尊

今日事聖主非不焦勞公卿非不拮据却如無舵之舟

莫知把握無鍼之盤莫知向方良由左右竊柄雖用人發帑朝上夕下而精神血脈宫府先已不通故百司一切頹闒近幸川中亂賊誅夷過半海内思亂之徒尚有所憚長夏邉寇未至守禦之計尚有可為或稍延歲月耳以九廟之靈聖主聰明日啓政事日練别换一箇乾坤中興之業方可望也老公祖聲望甚隆皆知晉陵一郡金湯屹然緩急無慮即如習射一事良為地方至計若得推行五邑設誠服習老公祖不時都試亦具鼓舞

人人善射則在在精兵何必練鄉兵募勇士徒擾而無益耶寵貺遠頒率筆復謝

與王三府

不腆敝邑老公祖儼然臨之士民拭目以觀新政謂必有所以乳哺而卵翼之乃數日以來輿人之誦頗似可疑有謂刑罰太重者有謂催科太急者有謂鄉民手持官錢不得以時收貯者有謂鄉民候比動經二三日者有謂鄉民賣米輸官市人持其急每致損時價十之一

二者有謂鄉民逋賦未有如盜賊迎遊者有謂青衿行學戒飭出於公差之曲票以致諸生人人自危者而皆歸咎於貴廳之三役風聞是李姓曹姓計姓以為失老公祖之德意大都三人為之不佞輩不敢不以上聞恐為明德之累非小也連牘密啓總以成老公祖之高深惟恕其狂𧬈

與趙肖鶴

敝邑不幸有極惡棍徒任夆者勾引稅官至此將開無

窮僑階於往來客旅葢税官係賣炭商人任奎以女妻之故與共成此計以誘太監也近日誣陷四行家即任奎平日所怨借税官之勢而甘心之萬幸事在臺下伏乞台仁即將真情竟申太監以昭雪無辜豈獨生全四家龍輩私居之懣亦為少舒矣萬勿解此四人以投虎吻至於臺下所差哨官嚇詐四家甚酷殊失德意四家與龍竝無一面亦未嘗以公義來求區區不平之心不容但已知台慈更有切於此者矣

與尤時純

方生事昨奉教大義朗然然於鄙心竊有疑焉吾輩當在在以慈仁植物令生機流衍凝為至和若物方欣欣生植而吾乃横摧折之恐非造物之意也弟尚恐獨見未是正之有道共謂宜然故敢畢誠於門下決當帡幪之以擴四海兄弟之義此義為勝則他義為劣可弗問矣

與李懋明中丞一

神交之久未得一接丰采方在瞻仰忽見大疏有復商税一款豈以台臺見事之明不審利害正以台臺憂時之切不避嫌怨也夫不避嫌怨必大義所在可決行而無顧此事是神祖一朝粃政先考幹蠱是先考一朝仁政使今上不得繼其志大義之謂何如毒再發如防斯決海内喪氣亂賊執言台臺固嘗稽之於衆不知何人誤台臺以為快耶以攀龍於台臺但宜盍規何可顯揭他事則爾此事不然正懼快之者衆不可不一明其義

也易曰先號咷而後笑攀龍不惜先號台臺自應後笑理有必然異而自同也不勝悚懼

與李懋明中丞二

天下事固有異乃成其為同者翁臺西江不深受稅害故於稅害知之獨淺即鄒南翁先生亦然攀龍以為寧使攀龍得罪於翁臺不可使翁臺得罪於天下後世此意可矢天日不爾不成吾輩也數年前已辱臭味之收今未得覿芝蘭之宇不省何日一快談此地非翁臺久

駐之所諸相知人人急翁臺之入也天下事尚可為百惟努力

與王東里黄門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為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為亂賊脱罪為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兩朝之事者不肖直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說夫張差制梃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泄藥以紫禁青宫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

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
致討於亂賊者重而責備於君上者輕若為隱諱則粉
飾門面者虛壞亂法紀者實況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
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為亂賊設護身
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為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即
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君

臣之義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竝行不悖烏得以討賊者遂為謗君遂為誣君遂為傷皇考之明遂為害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人誤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熱藥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為亂賊則善矣所以為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聖諭手授方相國

乃云臣子設為不必然之慮且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皇上薄待選侍賈御史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為人所誤也大抵臺下言孝經尊親不言春秋亂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國事所關不敢委曲中涉嫌怨亦不暇避伏惟高明少垂察焉

答周來玉

三吳異常水災拯民饑者急目前慮國儲者念日後弟謂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狥目前惟救荒只宜顧目前不宜慮日後何者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幸改折等項大司農委之倉場倉場畢見老與今署事鄭玄老皆通達正大能盡羣情俟勘災疏到通算所折幾何所存幾何畧可支一年軍餉盡以惠民矣至於官買官兑許霞老所駁司農之疏者不知其出

鄭玄老也此實其作外吏時已試良法但行之者難其人耳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台臺幸與有識者熟講之此法行改折更便矣陳筠塘湖州救荒見於朱平老之疏者民間轉輸也民間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户謀利之真也疲后疲弱諸不及詳

東周來玉侍御

仕宦者鄉評宦績而已鄉評則本地縣官知之宦績則

宦地上官知之今以本地縣官訐本地鄉宦不言其居鄉之事而言其居官之事其宦地之贓受於何人證於何人宦地上官曾無一言而於何問於何追國家有如此法度乎恐亦徒成笑話也其他削奪但足以損國威高士節不足辱也即使刀鋸葅足以損國威高士節不足畏也嗟乎至於削奪不足為辱刀鋸不足為畏而國家馭世之用窮與言及此但為聖主痛心而已矣此時各宜杜門屏跡及未死之日偷一隙之閒故不來看台

丈

與沈銘鎮一

當今之時如居沸𤇆朝野迄無寧居有志之士當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為勝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台丈以為何如

與沈銘鎮二

翁丈冠冕陪京棟梁斯世葢已少見一斑至賣夷之事尤極峻偉郭欽徙戎非關衛道之正昌黎詆佛不為經

國之猷翁文功則兼之猗與休哉邊事如此奈何野人望得二十年太平一立一豎可卒歲矣今似不支也兒子輩應試得以一緘上候不敢使來見

答孫司理子畱

門下不以文章之雄自雄不以政事之卓自卓顧萬目棲心在世道人才此所謂豪傑之士也夫豪傑之士念不起於溫飽念不起於官爵無念不在吾君吾民此念一真即無事不真矣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

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門下勉旃自愛

答祁長洲

臺下長才遠識乃不令居禁近補闕拾遺乎已而念曰是天之大任臺下也夫人處濃釅之地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實藏而不知也若天欲復其真性必勞苦之令其一無躲閃自能求得真把柄處必澹泊之令其一無靠傍自能求得真滋味處今臺下作劇縣勞苦之矣又作部官澹泊之矣勞而逸

之逸而始復勞之俟臺下把柄到手滋味悅心而後肩荷宇宙之事建千古事業為千古人物直是真性流行非從局套點綴始無負大丈夫出世一番耳弟非妄言後當自驗試以質之海門先生

答袁寧鄉

潊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真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

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荅陳石湖令公一

文成十家牌法决可行行之决有益此弭盜安民要事練鄉兵恐無益有擾只從本縣額設民壯揀選訓練可耳吳中詞訟假人命及告賣價不敷者最為民害人命在城者即時台駕往驗喚四鄰一審在鄉者令擡尸壇中台駕往驗有實者方准狀誣者懲之詐風自息全老

穉之命實多告賣價不敷者除豪強占奪外一切不斷只此二事民受惠多矣又體恤鋪行於得民心最捷即如辦酒一事碗碟出於鋪户狼籍不堪若發公費置買器用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安堵老父母三年中便是千秋人物矣

如此剴切獻替今公書中猶不敢言先生獨言之見先生之仁亦見石湖之可與言

答陳石湖二

今日議論彼此枘鑿如方圓然弟謂天下欲得太平皆當置之兩忘但觀理之是非勿在人身上起見所謂觀理之是非又只論朝廷紀綱地方風化勿在人情上起見乃可然而不能也自昔兩黨相攻極勝者必極敗者今日之勢大是東漢非諸公持盈之道也詠尊詩云每嫌眼界小到處即登高為擊節三歎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闡到九分有餘清則必淆明則

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其一番寒耳此陰陽之定機至於扶陽抑陰則君子之定著主宰於陰陽之外萬變而不失其常者也不知當軸於時何以妙其用耳

與葉園適一

孫氏之事邑中大變也在弟切手足之痛報仇而已矣在諸君子抱士風之憂正俗而已矣綱領既正持論自得其平若於弟身上起見謂所損實多則入於利害之

見於舍弟身上起見謂人不足惜則入於憎惡之私利害之見生於弟之心憎惡之私生於諸君子之心無有是處弟昨所謂似是而非者此也不可不辨

與園適二

足下狷而知裁駸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話退而自惟每媿不及足下闇然内充令人心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弟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砭其失方有進

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與吳霽陽

伏惟老丈吾鄉獨發天之所以厚丈者至矣夫官爵為身外之物無足言也然一以謝舉業之習可置力於身心二以藉君父之寵為德於民稍易耳吾邑最稱人文之地自昭代以來為吾輩者不知凡幾庸衆者草木同朽不肖者笑駡猶傳有志之士能不猛省弟頑鈍性成

所至賴良友鞭策思欲不入於小人誤愛如丈伏惟不棄而提挈之千里相聞諄諄滿紙言不及義今日仕路為然弟不敢也故欲言止此所祈加餐順時自固

答李雨亭

大計在即親丈清譽盈耳無煩念慮使者弟敢促返弟見今日是非甚明惟半上半下人最難做亦不得便宜親丈作令時能超然於流俗之外至今人多稱述願慎此以往千仞壁立勿為世情所揺奪也休戚相關不敢

不吐肝膈知尊嫂皆已抵任甚慰持家者幸常加申諭寧過於嚴此宦遊者之要務也弟不久得差南還有所聞見亦不敢不盡其愚

答錢心卓

竊窺年丈之才何所不濟弟今天下不患無才而患無志志一立則趨向殊而人品實矣夫衆人之所悅士之所笑也小民之所甚德已私之所不便也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君子不隨時不足以有為所謂隨時者隨風土

之宜順人情之公就往事之有過不及及時有為以利益斯民耳今之所謂隨時只隨俗而習非弊也久矣篤志如年丈已久辨之使旋附此請正仕路套語不可施於年丈皆所不及

與諸景陽

晩節難持不謂老丈有此敗著以踐人言令友朋喪氣斯道無光可惜可惜老丈以貧儒起家要許多田產何用為今之計惟有賣去一二千盡還諸逋盡絶俗交杜

門讀書禁戢賢郎纎毫勿與外事為世間立箇悔過痛改的榜樣猶為大勇不失令名若再失此著懸其身於不道不俗之間兩下不收小人喜得其間君子恨毀其藩即老丈自欺亦屬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也輕擲一生之品坐弃千載之業何為乎哉弟辱老丈骨肉之愛半世於兹無以報德敢下此苦口千萬念之

與徐玄仗一

丈過梁谿弟又在外歸而本孺道丈惓惓若與弟心鍼

對劵合弟嘗言交友不終其人無終何者五常人之本也其本撥而能有終者鮮矣弟自矢天崩地裂此念不移在人者非吾事也又何問焉即如弟與丈曽有纎介乎不過議時事有異同耳此異同者於吾兩人有纎介交渉乎眞可啞然一笑吾輩日用一敝器廿年相與不忍弃之況於朋友君子小人更在何處徵驗其在斯矣今後吾輩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顧人所以待我久之當不膠漆而固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自立

太極勿為陰陽所役也弟今年自東林會外便閉關山中此暮年安樂法堅守之矣

與徐玄仗二

弟不至光禄亦不知老公祖居官到處實事實心如此即志書一事嘉惠後人無窮不然何所據而裁横璫奸胥之破冐也弟以衰朽之人獨當一衙門事只守成法事必躬親亦無難處惟内官索行户鋪墊弊不能革但力為主持使行户有所恃而不盡與品物交足内官又

無所執而索於行户初時甚撓擾弟頑然不動彼亦無可柰何今竟不至矣河西之失經撫之醜已極一棄廣寧一棄右屯罪案有何不明而袒分左右弟謂數年玄黄今吾輩不宜出一語佐鬭久之當無味而自定耳桂渚中素本獳相繼没於京邸人生如幻何足擾擾憧憧惟日行善事乃不負餘年不然此一官徒增業障耳今日之事弟不憂敵而憂人心不任武而專任文不招將而專招兵不用法而專用情無人故人無所恃而不固

無法故人無所懾而不固由今之道不變今之政未有不底於危亡者也如何老公祖在事當多得勇力之士武士游談最不足憑而膂力最不可偽也

答郭光禄

天財庫實無監生監生應撥者納銀於本監竟歸矣特雇一二人在内監書寫則有之楊晉老疏陳革去奉旨下部但疏中及御馬監等項錢糧甚多内監亦上疏得照舊之旨蓋指御馬監軍人及廚役等未嘗及天財庫

彼遂借照舊之旨來混弟之不與只是挨錢晴老亦然今翁臺賢勞獨久便挨不去耳或現年者且給一半再挨何如大抵光禄於諸冒濫既不得清只有挨法每年所省亦多他無計也草草布復

與楊鳳麓

長安中擇公是公非最難失口一時遺臭千古丈寧作瘂給事決不可矮人看場也邑中有加賦之爭亦是無事生事起於一二好事之人高鄉諸公則看事太輕而

失之莽低鄉諸公則看事太重而失之俗一鄉之中平心觀理者亦未見其人何怪國事之紛紛耶

荅袁節寰中丞一

今天下難聯者人心難得者人才難鼓者士氣得老公祖一點真精神不難矣太平之塗轍非艱危之行徑須是廓而大之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博而收選擇而使又何害乎損冗兵百可養壯士十平時養壯士十臨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氣自倍人心

自歸與老公祖共此者其地方賢士大夫乎不審有其人否腐儒之談無當也而涓埃可佐高深故不敢以膚言而以衷語

答袁節寰中丞二

國家三空四盡左支右吾之不給呼號同於充耳真如老公祖之教矣以弟愚見今天下節鉞諸賢必假以便宜使得多方生財以自足用若必待司農司農已告罄必待内帑内帑將不繼一旦有急無論呼而不應即應

亦後時其禍可忍言哉不知彼中亦有心計之人可與上下其議者否事窮則變變則通如之何坐而待斃也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

荅武揚紆中丞

大教謂敵人斷無渡海之期即此一語便識超一時弟見前人防敵渡海不覺失笑此等事尚不知何云知彼知己哉毛帥自是敵起以來一出色人物雖不可盡信

要豈可盡疑老年臺接濟之覈實之與之呼吸相通是今日要著也弟迂踈無用之人不勝匹雛令舉百鈞其何能勝今且盡力作去亦未知作得去否作不去時自有不可則止一著老年臺有所概於中者幸纖鉅教之為國家非止為弟也至禱

答翟爻玄中丞

弟再入長安耳目頓别然巖疆濟濟有五臣焉前此未有若斯之盛者初六日杖林道長而六科廊火禮失則

火為災天人相與感應如此不知聖主動念否耶至於宰公用一考功而搢紳關者兩月益三十年前之常事則三十年後之怪事人情以習慣為定理具關宜也要在以和息爭以静治亂與之俱爭則俱亂矣此猶易言也若負嵎之璫則恃天之篤佑皇家何如耳麾下得名將否惟豪傑識豪傑翁臺所得名將真名將矣適病暑草草復謝

答田雙南

聖賢息息只是學聖賢之學息息只是仁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也極平常極奇特若鍛鍊精純渾是此件即通乎晝夜更無生死豈不大哉弟有志於此而茫乎未之有及也台臺取其一二推測之言自是與善曠懷使弟益勉勉於斯者皆台臺與善功用矣

與吳懷野

弟年來認得學問要約處止一性字耳此處真假干涉非細若不將有生以後添出者盡情放舍不見其面目

也何日與年丈相對黙然一印斯理

與方孩未

攀龍天下最迂愚無用之人也台臺拂拭之華衮之至潔淨二字攀龍平生不以三公為榮以二字為願實未之能諧也台臺不量其所諧遽與其所願何其神與古人貴天下一人知已良有以也敢不日以台臺二字為一鞭而終身乎

與李贍成侍御

不肖不入春明三十年驟見滿地窮民觸目刺心情不能忍欲具一疏上聞緣欲借本寺儲偫也昨始知台臺已有大疏急覓觀之喜幸無量不肖念得釋然又言無狂發即焚其疏存揭呈覽台臺按視南城正可倡率四關不知部覆之後果如疏議否大抵須得城司核實給牌即每人日給米五合亦勝於煑粥虗糜閒留都錢米十日一散庶得踈數之中即不能人與之衣而得煤房安宿免其房錢亦可延其殘息此在台臺最切之仁政

在神京必先之王政也恃愛敢布其愚

荅劉心統侍御一

河汾諸生有辛全者天賦異質兼以純脩力行孝弟於家不求聞達於世倘得台臺薦揚以補鄉舉里選久廢不行之典其於世道殆非小補敢因明問而及之

荅劉心統二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為公即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為公人人真心為君民也君民心真則千萬人

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竊願一聞此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答楊侍御

伏蒙華衮之賁益增薄劣之赧然門下正脉正見已得於言意之表矣天下原是一身吾輩當共為一心同為吾君同為吾民此心而真即不獲罪於天既非獲罪即是求福吾輩每日以求福為功課者也辦一片心自有

兩隻眼其於察吏當迴出尋常因教之辱敢布腹心

答沈侍御

台臺清標遠韻蓋不受世之塵滓者也今且以茶馬攬轡三秦三秦之民其有生色乎夫民自非天降大割皆足以自活牧之者擾之耳台臺指顧風清咄嗟澤究上治之理在聲臭之表聊借聲臭之衆非難也偶病癧草復不詳

答張侍御

竊聞温處之間海寇滋矣若非預防難於應卒去貪吏以息勞民雖是刻夲官方實為救時上藥度皆台臺意中事也睿哲所急亦庸愚所同旣辱下問輒敢上陳

答郭旭陽侍御

台臺當世俊傑其於天下士如伯樂九方臯之於馬豈有不了了目中者顧盼及鄙人寧啻馬骨殆凡馬之骨矣然凡馬之骨且然況於駿骨況於駿馬於是乎天下之士爭願執鞭也安民先於察吏此廵方第一義台臺

注神於此實萬姓更生之日也今世運日下矣如物之蠧壞者骨理皆離而外面尚合聯合得一日還享用得一日所以維持調護者全係人才台臺察吏去墨爲先辨眞爲要大畧於案牘中能精別是非者可得十之五於輿論中爲細民所頌者可得十之五而道府鄉紳之口則存乎其人未必可盡憑也龍身在遠地茫乎未之有聞果有所聞敢負虗懷

答潘虞廷按臺

老公祖采人小善忘其大愚如攀龍者豈非天地間最迂愚無當之人乎猶津津道之不啻口出也則於天下所茹納何如哉吳中之民皆足自生自植有司不魚獵之熙熙樂國也弟情緣世界漁獵之苦老公祖何自聞之仁者造福萬姓惟此一事最急清問之及又發其愚恃高天之覆大海之涵無所不茹也

荅湯閶生學憲

長安中得與翁丈把酒相歡熙如穆如宛若黃虞景色

不復知風塵中矣非翁丈坦中忘機何以得此弟衰病以一歸為快抵家至湖上湖干魚鳥如故知相逢不忍復作別也翁文東粤學政當卓冠海内文章家法眼自不必言然須以起敝維風為第一義則行優行劣當世行之成格套者君子行之神鼓舞矣幸留意焉

與華訒菴郯經畬忠餘

趙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禁而不敢動賢知囂而不能静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

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尚可為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為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經畬

當道有人海内遺逸相繼彚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興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四郊多壘雖未必成得大事要之兵戈正未有息期光禄之事弟以一人攝之終日手不停筆全賴平日静功忙中收斂以俞

而發聊可支吾以是益信學必以靜為本方有受用吾丈勉之

荅鄒忠餘

一入仕路便不得自由欲歸不能開口不得致君無術聊脩職事而已

與華訒菴

弟今年以一人攝一寺事既無精神又無才略所仗者一靜而已靜則理顯不靜則理昧故靜即理也此心非

三四十年不靜故學在早下手朝中事外衆尚可支持可憂者神理且看聖主一二年間未能定也

與秦君鄰

春來想閑關發憤矣不然即沒於人事中歲月可惜近事想邸報可見滿朝覓一撥亂之才不可得意孫愷陽近之故具疏聞今雖大拜未卜作用拙以一人任一衙門事幸平日有虛聲謂拙是氣概夌空者今却得此用稍用氣概於中官相戒不要惹他初至甚受其聒撓今

嚴立法度不敢復來止此一事甚快裁省得無限冐濫敵人不必憂國家有大運人生有大數非人所能為可為者盡心盡力做去不要怕耳即如敵人何嘗有大本事都是自怯內潰也

與李肖甫

部中甚安閒儘可靜養但學者以天下為任不以一部為職念至此無處著一樂字矣

與華鑫陽

仕宦者每借山林為口吻實以官爵為性命葢不自知其性命也如弟稍自識性命養性命者必以山林為宜但世間濁福易知清福易蹉耳弟在西臺幸事亦簡精力尚堪所作功課只勸化諸廵方者表循良去貪酷京師五方襍處天下之大如指諸掌訪一貪酷吏即於罝郵中告其廵方者彼隅於上下相蒙反不如都下之見聞博而易真也其州縣之弊作一書冊頒行之弟暫在此或稍有憚必民安始可天和非迂也

答王葱嶽

弟少時見前定圖有秉插婦人頭而旁引一小兒者皆曰倭也然旁引小兒不在左而在右明是魏也今日一內一外恰符合之豈非天哉弟老矣不能俟河清翁臺骨相豈終於此而已者望加餐自愛

與張侗初少宗伯一

翁臺暫躔南斗需次北辰所謂雲上於天飲食宴樂時也夫飲食者道腴也宴樂者道真也足於己而施及於

天下故曰需于酒食天下將醉飽之矣

與張侗初二

吾丈天賦明睿如氷壺映月徹骨無滓故灑落自在如此弟之大愚以為鈍根之士惟患心境不徹而落於一切粘帶利根之士又患事理不透而落於一切便安夫一靈炯然充塞宇宙森羅萬象總是一物豈有心外之事理故事理愈徹則心靈愈瑩但患含糊不患分别聖學所以開物成務只是非二字而已此處一空一混即

使身心皎然得大安穩不過自了之學也丈試究之以為何如

答陳赤石

浙中學政葢無事不令人聲節也嗟乎安得兩鐵十三方皆得台丈其人而又久於其事士其有興乎世其有瘳乎舍是而談治平其道無由也讀先正要語序而又知台丈篤志於學喜慰人生只有斯事頃刻悟之而有餘終身脩之而不足幸台丈珍惜此日月也

與黄鳳衢一

年丈横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盻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著與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没了世味方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即今半生受用實縁聖主一謫年丈異日當有味

斯語幸勿以弟言為迂而忽之

答黄鳳衢二

唐荆翁所選諸儒語要各盡其長不執己見編輯中之法眼也年丈卒業當必有深造焉而布之浙中如以甘露水沃日暍病人其施溥矣弟雖不文當以一言附之弟今歲於手足同氣為朞者二為功者一淚幾為枯不得與西湖賢主一葺六橋之間命也夫

與黄鳳衢三

自古未有朝士聚訟如今日者未有朝士與林中人相訟如今日者東林風波其所從來二事而已一者段黄門幻然之論崑山也而引東林人為證一者吳侍御嚴所之欲明時事也而發抄顧涇陽先生二書以為快二事之外東林於朝中絶無一毫干涉久當自明昨者孫道長摘弟三事一淮撫揆書謂弟賛畫賛畫則無此書實弟所見實未嘗沮此罪不敢辭一京察搆害與弟風馬牛不相及此罪不敢認一者金吾書則極可笑弟實

無涉於身無媿於心其人其事俱不必言要知山中人不可輕見客無端生出此事則亦弟之罪也弟於劉大行疏當益自策於孫侍御疏當益自惕好之惡之者殊途其交成之則一也於年丈一道之他人絶不開此閒口矣

與陳省堂

丈之所居顯榮厚利既懸而豔之於後毀譽得失復紛而戰之於前吾之神明主宰為吾所自有者鮮矣丈若

置之不顧猛然發必為聖賢之志風塵中有此人物可謂非豪傑乎哉知交自清漳來者輒訊起居知孜孜向學不倦柔懦如弟每為興起弟歸杜門一榻一卷丈室百里萬姓萬務雖勞逸殊勢而脩為不殊處者一念不空妄自魔障出者一念不實空文搪塞徒自辜負耳白沙詩曰廊廟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知吾丈閒忙總不徒然矣風便幸舉所持行教之

答王聚洲

弟性好靜而畏忙以精神短弱學不得力也惟靜可收拾精神填補學問連年以一官終日終年在忙中疲困極矣昨冬歸即屏居五湖之濱不見一客往時偷閒是討便宜的私意今日閉戶是合時宜的道理幽居之中聞故人之禍泣數行下得故人之書酌數杯酒此兩端悲喜之外惟以太虛為家舍而已他皆不顧也得台臺書備悉近況以俗眼觀是極淒楚逐臣以道眼觀是極瀟洒行徑況有子萬事足有賢子萬慮盡可捐乎他語

可相照於無言天生豪傑必有用之惟仁丈加餐自愛
段幻老自云盲廢望翁文空青甚亟託為促之

與蔣恬菴一

丈養高於家六年矣人生幾得此閒日月百年中詎數
數有此幾六年丈不以此時究身心之實益求經濟之
定計乃於酒食戲談中浪置此身豈天所以生吾丈之
意乎天下之生久矣經史具在往跡昭然大之而聖賢
次之一節之士曾見有於酒食戲談中得來者乎世俗

之名為迂者則誠迂矣而所迂者又或以迂之者為惜二者之間是非之實吾丈不可不察也縱言至此弟狂過矣請慎其餘雖然自六年來弟與丈不相及者地不相親者形而彼此之情如一日而一席之也弟非丈不狂狂於丈非狂也第弟浪擲六年并其飲食談笑之樂而亦擲之而且啜啜焉發其狂言於丈夫夫也其亦謂今之狂也與

與蔣恬菴二

國家造士文行兩者而已今多士如雲於何稽之弟竊謂有簡要焉但杜門讀書則兩俱脩者也出門放曠則兩俱廢者也若時稽時警自當月異歲殊往者弟嘗在監日見諸生所苦者班卯放蕩者稍就羈𩐋好脩者實虗靡精神劉雲丈有講院考入院者則免之一妙法也不入講院者不審亦可為劑量令輪班迭進否以吾丈精審於此等必有妙運願一聞之

答繆仲淳

長安中如文識見者絶不可得如文者豈非遺賢乎甚矣科目之不能盡人才也近言路有起廢汰濫一疏羣小見諸賢盡出明年内計可慮故戈矛潛動弟謂此等小人彼正恃口舌可尼君子作用君子但置之不聞當做便做陽氣盛邪氣自消若與角口即墮其計中若畏其口亦墮其計中諸公頗以為然邪説一切高閣起矣

報大哥一

東事甚急以國家承平之久故易壞然以高帝功德之

大亦未易壞弟原以君親二字出門故在此甚安當死則在家亦死不當死則在此亦不死人只為看不透一命字每先事憧憧耳

報大哥二

衰年仕宦力所不及者不得不丟常以半日偃卧耳不聞目不見心不思手足不動以大息之幸煉得三十餘年頗放得下息得來不然幾不能過活矣天下事盡歸中官楊大洪欲去其毒反發其毒此豈可口舌爭也惟

有外廷諸君子各脩職業內閣諸公居中勸化之庶可少救少延他無策也家鄉大水柰何東南不能無事凡可以及桑梓者惟力是視不敢放過也便風惟欲知哥善飯而已

答七弟

前書中辱弟相勉不朽之業不朽之業不在長安中長安中以不失足為第一義名利二字至危鮮有不為所魔者葢凜凜持之未知得保晚節否邇來漢唐宋季之

事已見當見幾作矣然念各人自潔作一散場將此世界視其陸沉後世必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以此未忍然亦只是挨延之法如父母病危人子盡愛日之誠耳

答汪若谷

老公祖在風波震蕩中正可安眠穩坐天下常勝者正理愈危而愈安也干戈肆起但宜堅壁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人心不死徐而自定耳

荅范太常尚實

天下才品不同但須别其邪正於正人更不可論其異同吾輩待彼只取其大處長處此時還須此老翁丈師弟也當急出助之多誘掖少箴規牖其明闢其暗乃可耳

荅劉清之叔姪

今日之怪事皆往代之舊事在我輩相戒為不可為者皆諸公相勗為不可不為者也其要在昧於天道不信

感應之理取快一時況淪千古哀哉我輩只求不獲罪於天而已他無所計亦不可計聖人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今日人有近憂皆由遠慮聖人欲人盡人事今人却不知聽天命也台丈以為何如

與李壽伯

今朝野皆成競局治之之法靜嘿兩字而已且吾輩做自家人脩自家心安得閒工夫向人分疏閒事也臧否二字吾輩亦每犯之在末世是禍本善善長而惡惡短

郭林宗所以免也近思之此是吾輩一項大工夫

荅翁應玄

門下在榆關必有以自見矣凡事只認真做去自有效世人見不透以為人皆尚假何能獨真百假一真人必不容不知惟其百假所以一真易毀惟其不容於假所以必信於真一真信之勝於百假容之矣門下力行久久自見

與黃黃石

自文為小人所誣至今未有明目張膽申大義於天下者然天地間未結之案終有人結之於丈不關加損然是非不明不足損所不明之人而足以損世是非明不足益所明之人而足以益世也諸人欲斷東林脈東林無官脈可斷若道脈如何斷得丈家居甚當南中非佳境也

與劉鴻陽

昔延陵季子之聘於上國也所至輒盡得其一時之名

賢故於晉則叔向於鄭則子產於齊則平仲於衛則史魚伯玉皆覿面孚心結終世之歡何其神也攀龍何人斯乃至於貴邑亦得大君子之傾蓋東山之屐班荆臨流落日開心平蕪豁目不亦一時之勝乎別來澹然孤館此興戚戚而動慨良朋之不常惜勝游之難繼今且北歸莽漠雲山飛蓬身世回首舊游儼如圖畫矣則夫人際景逢辰盍簪具美又安可不暢彼此之懷極逍遥之致哉懷望道範不任馳神

與吳覲華一

反復之説衆丈印可而體用之辨極要明白體即是用用即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於此立本乃真復也

與覲華二

弟衙門有人可脱身念中事亦次第了之可浩然歸矣一登依庸便是弟十洲三島也人心寂即是易發即是

之有繫縛者皆非也習久則繫縛者開即無思無為之體非是繫者去別有一箇易來也此又是復以自知時一層體認處文試驗之

與覲華三

馮少墟云人生自幼讀書成名作家生子俱少不得却俱算不得雖至作好人尤少不得也算不得弟謂若知道此少不得者俱算得此一道字極可怪一切點鐵成金如知易者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卦也靜觀眞有趣

此可與吾丈道耳東林得丈不至草深弟在此稍安得脫便歸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夫子喟然與點良有深味近園適促弟歸知心語也

與許涵淳

令先慈久病不起涵淳至性哀痛可知有脩身一著可報罔極也學問起頭要知性中間要復性了手要盡性只一性而已性以敬知性以敬復性以敬盡只一敬而已讀書窮此者也靜坐體此者也會友明此者也心無

所適便是敬時時習之熟則自妙其他皆大擔閣大障礙也

答薛用章一

以本體為工夫以工夫為本體不識本體皆差工夫也不做工夫皆假本體也惟誠敬即工夫即本體誠無為敬無適以識本體故未嘗費纖毫之力也起因如此結果如此未有假因成真果者門下所見甚的可喜

答薛用章二

相知中如門下真肯向裏尋求者矣别無他法但時刻提醒勿令昏昧積有年歲自成片段所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零星積聚允無頻段受用耳

與周仲純季純

學無動静也然形太用則疲神太用則困故省外事者學之要也季純六年東林少有入頭然此事凝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凝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凝所欲言者止此

與周季純一

學不在多言只變化氣質涵養性情一切五常百行皆以此為本然非見道不能每日偷閑靜坐猛奮體認若靜中復顇闒則動中氣濁道體不顯也

荅季純二

季純病中所見良是學問只要一絲不掛其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未有有真體而無真用者也用之大小則隨稟賦用之真偽則因學力到真用功夫時即功夫一

切放下方是功夫非真做功夫者不可與語此所謂癡人前說夢也僕於出處去留極不敢茍在此細細稱量要之合義而已去年朝中稍有陽氣治亂賊亦便有勝機陰陽消長之分如此人可不知易乎

與李純三

李純作工夫何如向年静中意思恐失之矣然作過一番工夫纔警策便在但唯恐失之意不可無耳相别四月諸相知有所進幸各寫總封寄來一以驗諸相知工

夫一可以相荅不然僕作無益語無益即作有益語亦不逗機漠然度外又各孤負也

與任希顔

深院幽閒小齋閒寂道人無事臥起從容胸中廓然其大浩浩無涯隨意静坐隨意讀書隨意會友畛域不設物我皆春事既易簡味更悠長此為本分人作本分事厥脩乃來如日加長而不覺也如曰吾志在天下柰何為此區區者請看千里遊心客還是東林一腐儒

與尤澹明

弟之視壻猶子也第一欲其養成德器次之欲其熟讀經書素聞翁老篤於教孫而舍親母頗過溺愛然天下傷生之事非一未聞在於讀書讀書則心靜心靜則氣和閒惰則心放心放則氣散二者之間相去逺矣小兒之疾多在寒暖不調飲食不節今不歸咎於不調不節之故槩歸咎於讀書勤苦故父母益成姑息子弟益習頑惰此惑不破是廢學無成之兆也夫學未有不勤而

成功師未有不嚴而教行望丈以嚴為主勿恤其他雖其教之初行或有不宜於人情至於習而安之久而成功思丈有不能忘者矣望以鄙意致箭老必得内外一心教乃可行不然則一暴十寒一傳衆咻終無益也舍親毋亦已令人傳説諸凡望丈主持決行萬萬

與安無曠

昔人語科第者曰半積陰功半讀書誠然然陰功非但分人以財孜孜切切惟以濟人救人為事行之數十年

此意純熟動念即是方謂陰功何者此乃仁心也仁則生生則吉吉則百祥咸集科第在其中矣此萬驗良方幸勿忽之

與卞子靜一

霪雨為災水居洪濤及於檻外遂不可居兀坐家中無事襟懷雖得蕭洒而觸目民艱未免時復攢眉方知良苗樂歲一觴一咏不得輕易放過也

與卞子靜二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丢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是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功課也何如

與魏廓園一

人不見性萬事俱低何莫非性所爭知不知耳只不睹不聞便是未發其發處一話一言一躬一揖皆是也不知者漫過知者黙而識之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門下當有一日啞然自笑也

與魏廓園二

聞門下於吉水先生有浹旬樂聚快哉僕獨恨少此一行耳今之山林阿世以取容者下矣次則憤世而滋口次則玩世而不恭最上則善世而不競先生其善世而不競者乎甚矣人之審局難也局定而終身以之矣乾坤鼎革光彩一新今皇之度始即先帝之厚終非有二也世事可喜之中亦有大可憂者看天意何如耳

與魏廓園三

周士顯居然內擢入朝矣其主考試録謂六經亂天下而有餘自古未有以六經為亂天下者自士顯始此得罪於萬古名教可令復立清朝乎此而不糾可為清朝乎發於禮垣更覺正當此最大題目最大文章以昔之太宰尚能考察士顯豈今趙先生之賢不能削奪士顯天其或者借此一擢激出臺諫名疏太宰快事乎吾輩願學孔子縱不能行其道當閑其道孟子以正人心息

邪說為承三聖為天下一治非小補也幸門下速圖之

與魏廓園四

長興之寇吳野樵是葉朗生事內欽犯第二人近日之舉欲據邑非劫庫也彼自以朗生事報仇殺石令不知殺廉吏而人心痛憤故即被擒是石令以一死完一邑也寇劫獄獄囚無一從叛皆曰寧死不負石爺此良吏所以為保障也門下為貴鄉當特題一疏請優卹最可鼓天下靡靡怕死者

與魏鄺園五

時事不敢以臆見瀆聽大要以趙師作宰門下輩作諫官大洪諸賢在紀綱之地不患不佳但恐過求其佳反乖步驟耳

與陳似木一

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

正時識取心得其正者心中無事時也風便寄意

荅陳似木二

士有其志何所不可為況今所為者乃是孩提無知識時所具足反以有知識後昧之者也今借吾知識反於孩提無知識時本色故曰復其初門下弱體但一切放下不用一些知識胸中無物皆真精神也養德養身是一件事靈源返則靈機浚理學與舉業亦是一件事也

荅陳似木三

此無別法即如門下所謂知而不能者習之而已人安得遽能以習而能論語開卷示一學字即示一習字又示一時字學而習習而時自凡人作聖賢不過三字立下見效者也即如忿欲習於懲窒懲窒過二三次便省力便有味豈患不能耶

與孫淇澳宗伯

世事甚危黨人之危不足言也年來履虎尾反覺有用力處現前於損之真絕無聲臭安得有富貴貧賤夷狄

患難是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煉習純是此件即真無死生耳知翁臺進步處又在百尺竿頭幸不吝教示

答劉念臺

向得文所寄王侍御書當此時侍御有此心是於漫天殺局欲一轉生機真仁人也果爾弟正不可見之何者敝邑為通都此地人多蹤迹弟為貢獻之著則侍御先無以自為何能為世故弟雖奉文教終不敢見也近日

又得文書仰見直心浩氣可貫金石泣鬼神而所教者弟不敢以為然近都下正有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弔忠文者想如文教正實具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於極痛憤

時未之思也

荅熊壇石操院

新法之行吾黨亦與有過經歷世故乃知義理無窮君子自反亦無窮若夫一治一亂殆非人力所能為去年九月水星犯三台其占已如見今日也諸君子在外者尚可得民和固邦本而漸次芟除四載中所布列已去其四自此民不聊生大亂將作矣老公祖於俸序中不久榮轉當留心救世不必以自潔為高弟歸迫歲除粗

了家事元旦後即入山村行吟澤畔作快活屈原不囚土室作踈散袁閎而已

與李次見侍御

世事雖甚亂吾輩正可乘此絶無滋味之時作絶有滋味之事何者身無世道之責矣可謝一切紛擾之累矣蕭然一身取資何幾兩間甚廓可以自容千古甚長何以不娓娓滋味寧有窮乎知翁丈同此致也弟所居湖干蓮花正放早起推窗見鮮葩簪簪出濁泥中一似人生

當此世界但心不隨境染者真蓮花矣野趣方濃不忍出門不得一看台丈寄此道意

與徐按臺

台臺以殊格待黨人諸黨人惟銘之心不敢出諸口惟是地方人才萬不可齒及諸黨人非惟大傷老公祖抑且深禍諸黨人彼且以諸黨人圖死灰之然為翻局之本借以大創決非小懲又增朝廷一番過舉傷宇宙一番元氣何益之有哉非獨愚計實出輿情俯賜采納世

道所關也

荅楊金壇

世路翻覆一彼一此如山勢遞為起伏如水波遞為來續以此遞成今古無足異也但盛世之一往一來究歸於治衰世之一往一來究歸於亂仁人君子不能不為杞憂誠有如台臺所教若不肖之放魚鳥歸林淵適得其所雖林淵未必遂能安處而衰白之人得一日且為樂一日總不作前後想也伏承翰眖此誼當綦之衷臆

答王無咎

世界如棊局人才如白黒子勝負不常在吾輩則以不常者為常故勝不為喜負不為戚勝可也負可也客散棊收勝負安在哉常者在此不在彼也與其得罪千古無寧得罪一時困窮之中借以洗心滌慮為大歸之計而已道義之愛中心藏之所祈絅錦璞玉以為天下

與曹允大

昔漢二疏祖帳東門外為千古健羨近魏黄門就逮貴

邑士人之攀號爲千古悽愴悽愴者何必減健羡乎天地間總是一大戲場悲歡離合留一影子與後人觀場耳

與東林諸友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知費許多鑚研方討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兢業方保得這箇模樣且莫說要看

臘月三十日

臨終與華鳳超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攀龍頓首

龍正謹按亢龍有悔聖人有時為亢龍耶否耶伊周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孑房懷英不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任智遠害之士或不處亢

而亦死先生處亢而死同耶異耶悔耶否耶夫子言之矣惟聖人不失其正宜亢而亢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處亢必無死地為正失其正者無乃多乎先生於䰟忠節之逮也語予曰吾以慼於救世昧於知幾先生歎無救於世也非自歎其將及禍也仁人殺身自古衆矣亦云正而已矣奚悔而奚歎

高子遺書卷八下